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

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

专家视野 民间立场 权威选本 为世纪文学存档

主编/韩忠良 ■ 本卷主编/林建法

2003

2003年文学批评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世纪
中国文学大系

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

2003年

主编/韩忠良　本卷主编/林建法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韩忠良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3年文学批评/韩忠良主编.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4.2
(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)
ISBN 7-5313-2707-4

Ⅰ.2… Ⅱ.韩… Ⅲ.文学评论—中国—当代—选集 Ⅳ I 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4988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
联系电话:024—23284393 购书热线:024—23284402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www chunachunfeng net
选题策划部 主页:xuantı chunachunfeng net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148mm×210mm	印张:15 375 插页:2
字数:390千字	印数:1—6000册
2004年2月第1版	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王维良 王 平	责任校对:白 光
封面设计:耿志远	版式设计:马寄萍

定价:25 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委会

丛书主编	韩忠良
丛书编委会	(按姓氏笔画排列)
	丁晓原　李敬泽
	陈　村　张清华
	林建法　孟繁华
	祝　勇　梅子涵
	谢天振　韩忠良
本卷主编	林建法
丛书策划	韩忠良　臧永清　常　晶

序

林建法

这是我第三次选编年度文论选，而且从一开始就试图在这份熟悉的工作中做出点新意，以真正反映出本年度文论的面貌，尤其期盼由今年的文论选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气象。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有多大的收获，我不知道从这样一个愿望出发编选的年度文论能否得到同行的认可，对此，我有信心没把握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尽管此番扩大了文论选的篇幅，但遗珠之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不是什么客套话，除了篇幅的原因外，有时为了整体考虑不得不忍痛割爱。当然，我个人的视域也存在盲点。

从新文学诞生到现在，作家作品论始终是现代（当代）文学批评的基础工作和关键部分。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一些学者对作家作品论表现出轻忽的态度，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误解；因为作家作品论并不排斥“史”与“理论”，好的作家作品论都依托着理论背景，贯穿着历史意识，而不是相反。因此，我把“当代作家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论”作为文论选的第一个栏目。我在阅读中也发现，我们并不缺作家作品论，而是少好的作家作品论，一些好的作家作品甚至没有人评论，或者没有人去好好地评论。在这个栏目中，我选了蔡翔等七位评论家的论文，这些论文涉及到王蒙、韩少功、莫言、张炜、铁凝等几位作家的创作。我个人感觉到，以蔡翔的《日常生活：退守还是重新出发——有关韩少功〈暗示〉的阅读笔记》为代表，本年度当代作家作品论已经达到新的学术境界。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注意在学理上阐释作家作品，并且试图揭示文本背后的复杂因素。

也许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，当下的文学思潮与现象并没有风起云涌的特征，但诸多的现象和问题都让批评家在保持敏锐的感觉时，还要张扬深刻的历史意识。年度文论选的第二个栏目“文学思潮与现象”收入了4篇论文：南帆的《四重奏：文学、革命、知识分子与大众》，论及文学思潮中的重大问题，举重若轻，大气而细致，文气贯通。倪伟的《镜中之蝶——论“七十年代后”的城市“另类”写作》，对一种写作现象的梳理剖析有独到之处。洪治纲的《想象的溃败与重铸》，一如既往地直率犀利，但多了学理的因素。我一直感到诗歌评论过于软弱，比之80年代，诗评家太沉着了。在这几年编选年度文论和其他选本，我始终留一个心眼来选诗评。所以本年度选了罗振亚、周敬山的《先锋诗的“多事之秋”：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》。我希望明年能够有更多的诗评入选。

这几年，文学研究的思想文化背景、知识体系与方法发生着比较大的变化，这一变化是与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。因此，我觉得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以积极的姿态关注此类研究的动向，文学批评需要像80年代那样再一次向其他学科、向其他知识体系敞开，而不是封闭。我知道，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中的一些路向是不以为然的，这是很正常的学术分歧。这一分歧提醒我集中精力关注“文化研究”与

“文学批评”的关系。为了推动文化研究在文学批评中的进程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和上海大学的王晓明、蔡翔两位教授合作，开辟了“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”的专栏。王晓明、蔡翔的《美和诗意如何产生——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》，反映了一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，多少有些“纲领性”的意义。年度文论所选的几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里的成果。我想这是“初级阶段”的成果，期待在文化研究中国化的过程中文学研究者能够有所贡献。

我在前面说了，我希望当代文学批评能够成为成熟的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部分。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、理论背景和学科话语，这一过程不算很短。以我自己的眼光看，只有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成熟，才有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文学研究的一大突破，便是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强化和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迅速发展，当代文学学科不仅因为植根于当代生活而获得了活力，同时也在学术化方面有了质的飞跃。没有活力的学科，其生命力终将萎缩；没有学术化的研究，其学科体系只能是风中的芦苇。细心的读者会看出，年度文论选，我用力最深的应当是“文学史写作与研究”这一栏目。在我看来，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水平，是一门学科的水平。所选文章，有几篇是关于近现代文学的，多数为当代研究。其中，陈平原的论文再次显示了其文学史与学术史功力兼备的特点，陈思和重读经典读出新意，王彬彬对文学史和思想史重要问题的分析不藏锋芒。在这个栏目中，多数文章是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。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写作，似乎也有“南派”和“北派”之分。“北派”由洪子诚领衔，这几年颇有建树。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的“文学经典”问题》，李杨《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——从“当代文学”的“说法”谈起》和旷新年的《“重写文学史”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》，都是年度的“重头”文章，其中李杨的文章是今年研究“当代文学”学

科最具学术分量的一篇。王尧这两年主持“小说家讲坛”有些分神，关于“‘文革’文学”的研究略有停顿，收入本书中的《“简单中断”与“历史联系”——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》仍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水平。

留心大系文论选本的读者朋友会发现，2003年度的文论选和前几年的选本有些不同。我对栏目作了一点调整，增加了“香港文学研究”和“人文期刊研究”，香港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，有其独特的一面，提供了文学书写城市的经验。内地学界对香港台湾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，如何在“中国现当代文学”的框架中整合香港及台湾文学研究是一项课题，王德威等人的文章对内地学界不无启示。

我对期刊研究的重视并非编辑身份使然。如果没有现代期刊，中国新文学就是另外一番状态了。这几年学界对人文期刊的研究之声逐渐响亮起来，我以为这是全面研究文学生产的开始。在这些研究者中，黄发有的工作是扎实的。《“真实”的背面——评析〈小说月报〉(1980—2001)兼及“选刊现象”》，以刊证史，是解读新时期文学历史的一个角度。

在谈及年度文论选的编辑工作时，我说了一些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想法，我的这些想法，也许更多地反映在我这两年编辑《当代作家评论》的过程中。熟悉的朋友都会发现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这几年有些变化，这些变化也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不同看法，包括一些批评。韩少功曾经开玩笑说我是评论的“法西斯”，王尧又在《寻找文学的魂灵》序言中提出一份杂志和一个编辑家的关系，并突出了我以及其他一些编辑对刊物的影响。其实，面对各种议论，包括肯定性的评价，我的心情是复杂的，甚至也有诸多别人不能理解的一面。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划分，汉语写作是包括创作和批评的；但是，我们一直对包括批评在内的学术研究对汉语写作的意义重视不够，具体到办刊上，大家似乎对理论刊物的真实处境和价值缺少体贴和理解，现在的理论批评刊物差不多都

处于绝地。

我从大学毕业后，一直从事理论编辑工作，如果称为一个老编辑的话也不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是个“另类”编辑，我想许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。其实，多年来我一直是这副面孔。有人说我办刊重学术弃先锋立场，又有人说我办刊太先锋轻学术，说得都对，又都错。所谓个性，犹如一本杂志，既有封面，又有封底。有人看到了封面，有人看到了封底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。我期待自己办刊是既先锋，又学术。读者诸君不妨翻翻今年的文论选，如何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001/2003 年文学批评/序 ---------- 林建法

当代作家评论

003/日常生活:退守还是重新出发
——有关韩少功《暗示》的阅读笔记 ---------- 蔡 翔
032/"说话的精神"及其他
——略说"季节系列" ---------- 郜元宝
050/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
——从这个角度看《丑行或浪漫》 ---------- 张新颖
072/莫言和中国精神 ---------- 李敬泽
079/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 ---------- 谢有顺
105/阎连科论 ---------- 姚晓雷
121/艺术还是人生: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
——《抒情年代》读解与随想 ---------- 张志忠

文学思潮与现象

143/四重奏·文学、革命、知识分子与大众 ---------- 南 帆
170/镜中之蝶
——论"七十年代后"的城市"另类"写作 ---------- 倪 伟
195/想象的溃败与重铸 ---------- 洪治纲
217/先锋诗的"多事之秋":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--罗振亚 周敬山

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

237/美和诗意如何产生
——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 ---------- 王晓明 蔡 翔

261/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
——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 陈晓明

文学史写作与研究

273/"元气淋漓"与"绝大文字"
——梁启超及"史界革命"的另一面 陈平原
302/"重写文学史"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旷新年
313/中国当代的"文学经典"问题 洪子诚
326/"简单中断"与"历史联系"
——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 王尧
336/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
——从"当代文学"的"说法"谈起 李杨
364/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:《狂人日记》 陈思和
399/从瞿秋白到韦君宜
——两代"革命知识分子"对"革命"的反思之一 王彬彬

香港文学研究

425/香港情与爱
——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 王德威
442/香港情与爱
——回归前的小说叙事与欲望 赵稀方

人文期刊研究

459/"真实"的背面
——评析《小说月报》(1980—2001)兼及"选刊现象" 黄发有

474/2003年文学批评大事记 陈离

当代作家评论

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·*2003*年文学批评

日常生活：退守还是重新出发

——有关韩少功《暗示》的阅读笔记

蔡　翔

一

《暗示》的出版似乎意味着一个“事件”已经或者即将构成，对于文学批评来说，潜伏已久的观念和立场的分歧，因为这部著作的讨论而渐次浮出水面（此前已有关于“纯文学”的小规模论争），而某种已经形成的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“权威说法”（包括支持这些“权威说法”的知识谱系）亦将面对新的质疑和挑战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隐约感觉到，自上一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所谓“自由主义”和“新左翼”的论战，亦有向文学批评悄悄转移的迹象。当一些学者经由《暗示》来讨论“颠覆”新的“控制形式”的可能性时[①]，另一些“右翼”的知识者（他们这样称呼自己）则干脆指证这部作品“折射出来”的不过是“一个疲惫不堪

① 董之林：《逃离语言的魔障——读长篇小说〈暗示〉》，《视界》2003/1。

的、思想和身体一起失去活力的中年人的形象”[①]。

不过，在一些“场合”，这些潜在或公开的分歧还是更多地转化为一种“文质彬彬”的“文体”的争论。在诸多的意见中，作家陈村的看法也许显得最为睿智和通达，他说：“小说的形式需要深入和拓展，至少需要改换。所谓的先锋文学们被招安之后，小说变得十分良家妇女……什么小说不小说的是一种无奈的分类，是为偷懒而找的归属”[②]。然而，仍有论者言辞激烈地指称这是“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”[③]。在文体分类的背后，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现代知识的权力机制（比如与“专业/分工”的隐晦而曲折的联系），因此，即使在“文体”这一问题上，同样可以辩证出对现代性“召唤”的认同或者拒绝的不同态度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愿意先从“文体”这一问题上暂时撤离，而经由另一言路，进入文本。我将从作品“说什么”着手，然后讨论它为什么要“这样说”，最后我仍将回到“文体”或者“形式”，来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是否存在。

二

《暗示》有关“言”与“像”的辩证，已有不少精辟的论述[④]，因此，我将沿着我的讨论思路，暂时绕开这些问题，而直接“再现”小说的叙事内涵。

尽管“《暗示》是一个没有重心的文本。《暗示》之中的一百多节没有形成一个叙事的整体结构。《暗示》摊开了生活的诸多片断。这些片断是零散的，独立的，它们分别是历史、记忆、分

① 余杰：《拼贴的印象　疲惫的中年》，《文艺争鸣》2003/1。
② 陈村：《印象点击·〈暗示〉》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2003/1。
③ 杨扬：《〈暗示〉：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》。《文汇报》2002/12/21。
④ 比如南帆《文明的悖论》、汪政《语言内外》等，《文艺争鸣》2003/1。

析性言论、小故事、想象、比较、考证、引经据典、人物速写，等等”，并由此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文本世界[①]。但是，韩少功仍然依靠小说的某些传统的叙事手段——比如人物——来串联这些片断。而在这些人物中，首先引起我兴趣的，是老木。

在《暗示》的许多片断中，老木都曾出现，尽管在某种意义上，老木也许只是一个“符号”，或者干脆说是一件“道具”，在空间的移动中，引发出“片断”的图像、议论或者思考……即使这样，我们仍然能够给出这个人物一个大致的轮廓：比如说，老木是一个知青（《鸡血酒》）；90年代，发了财，成了一个“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”（《军装》）；偶尔慷慨，不乏真情的流露（《麻将》）；但是在歌厅里，却“把陈女士泡了”，“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，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。都是刚成年的学生”（《卡拉OK》）；就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在他“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，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”时，“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衣”（《军装》），“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《三套车》、美国的《老人河》还有《红太阳》里那些革命歌曲，诸如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或者《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》”，当“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”时，老木竟会“勃然大怒”，“他踢翻了茶几，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，‘叫你唱你就唱，都给老子唱十遍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’”，连作者都要疑惑，“他是在怀念革命的时代吗？他提起自己十七岁下乡插队的经历就咬牙切齿。他是在配合当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吗？他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，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。那么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（《红太阳》）等等。如果仅仅把这些材料经由“老木”这个人物组织成一篇小说，那么我们的阅读感觉，并不会由此而引起震动——我们只是会说，这是一篇有关人的性格的复杂性或

① 南帆：《文明的悖论》，《文艺争鸣》2003/1。

者丰富性的作品。

有关人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的观念，曾经在80年代帮助“纯文学”有效地挣脱了某种同一性的机械控制，进而解放了文学的想像力并且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功能。在一种粗疏的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，它导致了当代小说两种不同的叙事走向：一种是伦理的，善/恶在一个人的身上更为复杂地纠合在一起（比如路遥的《人生》），某种程度上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的叙事活力；一种是心理的，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在叙述中渐次被“呈现”出来（比如王蒙的《杂色》），进而确立了一种“内心叙事”的叙述模式。这两种叙事走向都使小说在主题“指认”上，具有了一种“模糊性”的美学特征，并且帮助确立了人的个体价值观念的立场。这种有关人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的观念，显然来自于某种知识谱系的支持，也就是有关人的自律性、独立性和自足性的学说支持，其本身就是“现代性”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构成部分。我仍然倾向于认为，在80年代，这种知识观念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。问题在于，当这种知识观念走向它的极端时，尤其是形成了所谓“内部/外部”截然对立的学术神话，人与其存在语境的所有联系无形中也就被自然切断。这时候，善/恶的伦理性，再次顽强地阻击着人对存在的进一步追问（社会的、阶级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、意识形态的，等等）。而所谓的“内心叙事”，也开始演化为一种自恋式的文字倾诉。人与其存在语境的联系中断，结果必然是人的抽象化程度加剧，个体性上升为一种新的普遍性。在这种新的普遍性的观念控制中，人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，“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”[①]，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。

恰恰相反，《暗示》充斥着对这种知识谱系的怀疑，乃至挑战，个体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不再被固定在性格描写或者内心叙

① 韩少功：《好“自我”而知其恶》，《上海文学》2001/6。

述上，也就是说，个人不再成为在某种知识观念控制下而渐渐形成的“固体”状态，而是开放的、“流动”的，人和他的存在语境（社会的、历史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意识形态的，等等）的联系被再次有机的恢复，正是在这种联系中，人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才可能地“呈现”或者“再现”。

这样，“场景”或者“情景”被引入《暗示》的叙述中，比如《场景》写“我”到书记家里，“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名盖章”，“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，在家里要和善得多”，为什么呢？“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，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，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合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。由火光、油灯、女人、姜茶、邻居、柴烟等等组成的家居气氛，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，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。书记不得不微展笑纹，不得不给我递茶，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，而有了这一切，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‘好吧’”。再比如《家乡》写一个“贪官”的复杂性：“人皆有复杂的品性，这并不奇怪。……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在家乡，而不能搬到任上去。也许，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，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。特定的一道门槛、一棵老树、一个长者的面孔、一缕炊烟的气息，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，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面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，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屋里去喝酒。”有时候，是一个规定的角色，比如《座位》，写小王，“平时说话和办事都小心翼翼”，“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当上了司机以后，一坐到那个司机座上就脾气大了好几倍”。可是，这“并不意味着他的性格已经全面改变，不意味着他会带着粗暴下车，事实上，只要一离开汽车上的那个座位，他就又变成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影子”。有时候，某个动作也会改变人的性格，比如易眼镜“是一个文弱书生”，可是在一次争执中却用手中的钢条把警察打成了重伤，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